

## 盖叫天改名记

批评吴晗的‘海瑞罢官’，揭开了‘文化大革命’的序幕，周信芳演出的‘海瑞上疏’自亦不免。‘海瑞上疏’是上海京剧院副院长陶雄执笔的，周信芳自然参加其事。剧本上演时，作为上海京剧院的集体编导，现在京剧院属下的王正屏黄正勤都已写文章否认参加，指出这只是周陶二人的事，他们以及其它的人，一定非常勇敢地在清算周陶，把许多罪名都堆到他们头上，周陶也自然百喙莫辩了。

第二个被清算的却是盖叫天，这消息此间左右派报纸都没有报导。原来盖叫天久已在杭州隐居，解放前在西湖上武松墓的附近营购了一座生坟，作为将来埋骨之所。他在解放后虽然说过‘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共产党’，可是他仍斤斤于身后名，自我陶醉于‘活武松’的称号，在生坟周围刻上许多生动的石刻，妄想与湖山同不朽。那知这就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成为清算的罪名，现在生坟已捣毁了，他住宅门口也捣毁了，大字报贴满他的家，把盖叫天改做‘狗叫天’。

盖叫天的‘武松传’，不久前在此地上演，导演应云卫真是该打手心，他白白糟蹋了这块好材料，听说盖叫天看了试片，气得说不出话。此间上演时，左派报纸自然照捧如仪，曾几何时，他已变成‘狗叫天’。

周信芳盖叫天今天的遭遇，实在叫人同情，我并不是因为他们今天被诬为‘反革命黑帮’（公式化的罪名）而代抱不平；他们在旧社会的遭遇，大家知道的多，我们不必再说，在新社会中他们曾被尊崇过，他们对于这种尊崇曾表示过衷心的感谢，可是不消几年，这种尊崇已被最具侮辱性的‘狗’字所代替，神奇化为腐臭！

揭开‘粉墨春秋’第一页，就是在庆祝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大会上，田汉代表文化部授给盖叫天荣誉奖状的照片，这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的事，当时这里左派报纸一片颂扬，也是使人记忆犹新，谁想到今天田汉和盖叫天一起变成了‘反革命黑帮’！

在旧社会中受侮辱，被压迫，是能使人咬牙忍受的，因为如果熬出了头，毕竟也能扬眉吐气。新社会让这些老艺人自觉‘翻了身’（不同于在旧社会中的出人头地），因为这种尊崇，这种荣宠，正是他们一生苦斗赢来的，这是社会的尊崇与荣宠；可是现在他们所得到的侮辱，也是旧社会中所不可能有的，再没有这种群众压力更使人神经崩溃的了，古语说：‘赵孟之所贵，赵孟能贱之’，但这如何能比‘群众之所贵，群众能贱之’？

可是这又是甚么群众？甚么社会？他们可以在新社会中控诉旧社会的种种罪恶，现在他们又向那里控诉去？他们又能获得何种公开的同情？他们除掉俯首认罪（不知究竟是甚么罪？）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

（一九六六、七、二二）